



中国艳史

明代宫廷艳史

(七)

〔民国〕许啸天摇著

目摇摇录

- 第八十八回摇摇 红颜刃仇秀华成眷属 员
- 阍竖缔爱魏珰偕鸳俦
- 第八十九回摇摇 君臣不识丁邻邦腾笑 圆
- 妃嫔尽受娠今古奇闻
- 第九十回摇摇 十万貔貅血染沙漠 圆
- 六宫粉黛玉殒红罗
- 第九十一回摇摇 云拥香车客氏淫宫阙 猿
- 泪洒斑竹魏阍乱朝纲
- 第九十二回摇摇 遗臭逆宦奸象遍天下 源
- 争雄丑类饥氓据山林
- 第九十三回摇摇 兵燹天灾繁华成瓦砾 缘
- 寇警妖异村镇尽荒丘
- 第九十四回摇摇 朵朵金兰献忠杀四川 远
- 滔滔洪水闯贼淹西乡
- 第九十五回摇摇 迁怒么么辕门堆死鼠 殒
- 殃及泉下室内污艳尸
- 第九十六回摇摇 风月无边田贵妃制曲 愿
- 鬓钗留影吴三桂惊艳
- 第九十七回摇摇 落花有意艳姬钟情 怨
- 春水长流英雄气短
- 第九十八回摇摇 金屋无人皇亲遣丽质 怨
- 河桥肠断经略梦香魂

第九十九回	摇	铁马金戈洪承畴鏖兵 雪肤花貌文昌后迷敌		元怨
第一百回	摇	孤帐桐琴佳人歌一阕 绣枕鸳梦才子事三朝		元怨
第一〇一回	摇	血滴玉盘李闯醢常洵 文绣莲瓣崇祯贬田妃		元怨
第一〇二回	摇	云鬓珠兰宫中憾秋扇 荒村古墓棺内走龙蛇		元怨
第一〇三回	摇	玉石俱焚藩王殉难 琴剑飘泊义士拯危		元愿



第八十八回 红颜刃仇秀华成眷属 阉竖缔爱魏珰偕鸳俦

摇摇却说魏朝和客氏正在千秋鉴中打趣，不提防魏忠贤直抢入来，报告慈宁宫的宫侍云娥仰药自尽，神宗帝命魏忠贤到千秋鉴，召太监去检视收殓。魏忠贤一口气跑入来，见室内寂无一人，待要高声呼唤，回顾榻上，幔钩荡动，忙去揭开蚊帐，不觉倒退了几步。魏朝见是忠贤，才得放心。于是慢慢地走下榻来。客氏眠在榻上，把锦被蒙着脸儿，羞得她不敢抬头。忠贤只做没有瞧见一般，把神宗帝的谕旨宣布一遍。魏朝便随着忠贤同至慈宁宫，循例收殓好了，回到千秋鉴时，客氏已经走了。从此以后，客氏每天到千秋鉴来和魏朝缠绵爱好，俨然是夫妇了。这时神宗帝有了几岁年纪，索性居在深宫里，又因左足被刺客所伤（张懌行刺，中神宗帝足），行动很觉不便，连明华殿也难得登临了，这且按下。

再说徐州杨树村的罗公威忽然一病死了，任芝卿便帮着料理丧事，碧茵姑娘直哭得死去活来。芝卿再三地慰劝，自己也披麻带孝的循礼含殓。芝卿尝认公威做了义父，当然依着子女例一般上教守制。看看过了三年，碧茵姑娘和芝卿商量，卖去产业，择了一块地皮，替他父亲公威安葬好了，便收拾起家私什物，同芝卿北去。

不日到了京师，碧茵姑娘是个女子，不好住什么庙宇。由芝卿去选了一所民房住下。人家当芝卿和碧茵姑娘是一对少年夫妇，哪里晓得他们各自有意中人的，两人虽同室相处，却是各不侵犯，而且并说笑也不常有的。碧茵姑娘自到



都中，天天夜出晨归，去探宫廷的路径。芝卿没有什么本领，终日唯向大街小巷游览而已。碧茵姑娘报仇心急，和芝卿讲起张恠的事来便咬牙切齿的，一会儿又流下泪来。有一天上，碧茵姑娘惨然对芝卿说道：“俺家从明日起要与你长别了！”芝卿惊道：“姑娘为什么说这样的话？”碧茵姑娘叹口气道：“俺自张恠死后，心志惧灰，此身同于枯木，又似孤雁，永无比翼之时了。但俺也不作如是想，只愿老父相佑，报得大仇，俺就心满意足了。现下俺已把宫中的路径探明，前去取仇人的头颅。先将你那秀华救出来，再去刃那仇人。可是不幸不中，和张恠一样身被仇人所获，不是和你要长别吗？”芝卿忙安慰道：“姑娘心诚，自然神灵见护，怕不马到功成！”碧茵姑娘略略点头，这天晚上便换上紧身衣靠，插上宝剑飞身向皇宫中去了。

芝卿独坐着无聊，拿出平日的诗稿来，在灯下吟哦解闷。约有三更多天，猛听得檐瓦乱响。碧茵姑娘已负着一件东西跳下地来。叫芝卿帮着解下，只见她粉脸儿上溅满了血渍。芝卿正要问话，碧茵姑娘说道：“俺大事已妥，你快打开布裹来，看弄错没有。俺们明天清晨就要出京的，否则万一给他们查获，岂不白费了心血。”芝卿见说，把绣袱打开，里面端端正正地睡着刘秀华。芝卿又惊又喜。见秀华星眸紧阖。尤其是好睡。碧茵姑娘笑道：“她还受着俺的熏香味儿，所以不容易醒转来。”说着去取了一杯冷水来，在秀华的脸上轻轻地喷了几口，秀华打个呵欠，开眼见地方有异，吓得跳起身来，回头瞧见了芝卿，不由地一怔，半晌才说道：“我们这是在梦中么？”芝卿一面扶她下榻，微笑着说道：“哪里有这样的梦，人家为了救你，几乎被侍卫所



伤。”秀华见说，回面打量一转，指着碧茵姑娘道：“敢是这位姐姐来救我的。”芝卿道：“怎么不是。”

秀华忙向碧茵姑娘行下礼去，慌得碧茵姑娘还礼不迭道：“这算什么，俺自己要报大仇，不过便中效些微劳罢了。”于是互询了姓名，芝卿将被释出宫，老母逝世，收殓张恹，认罗公威为义父，及碧茵姑娘报仇，救援秀华，前后细细讲了一遍。秀华听了，扑簌簌地垂下泪来道：“你却这样的多情，我真负了你了。”芝卿说道：“这都是你姐姐的不好，咱决不见怪你的。”两人絮絮唧唧情话缠绵，把个碧茵姑娘看得悲从中来。想自己当年和张恹也是这般地情深义厚的，现在弄得人亡鸾拆，忆念昔日，怎不心伤！芝卿和秀华久别重逢，又是珠还合浦，不啻破镜重圆，他们两人自有说不出的快乐，还去管什么碧茵姑娘。碧茵姑娘触景伤情，只在暗隙偷弹珠泪罢了。

天色微明，鸡声远唱，碧茵姑娘起身草草梳洗了。芝卿和秀华香梦正酣，碧茵姑娘喊道：“芝卿！快起来料理走吧！此刻是什么时候，却还这样的安心！”芝卿听了，慌忙从榻上直坐起来，秀华却娇羞满面地低垂着粉颈，似乎十分惭愧。碧茵姑娘知趣，故意望外面转了个身，秀华手忙脚乱地穿好了衣服，由碧茵姑娘替她梳了个长髻。芝卿辞去了房主，两女一男三个人雇了一辆骡车，把衣物等放在车上扬鞭款段出了都门，回他们的徐州去了。到了杨树村中，就碧茵姑娘家中住下。芝卿和秀华这时总算有情人成了眷属。碧茵姑娘却自去筑了一所茅舍，终年在茅舍中茹素讽经，直到七十多岁无疾而逝。芝卿那时也死了，由秀华为她收殓安葬。墓上题曰：“贞烈女子罗碧茵墓。”



再说神宗帝深居简出，大臣们多不能见到御容，一班新进臣子，只闻得上谕，至于皇帝是怎样一个面貌谁也没有瞧见过。就是内廷的嫔妃，不大得宠的也经年地不得一近天颜。从前的昭妃（刘秀华）、晋妃（刘秀媛）神宗帝多么的宠爱，如今却撇在一边，弄得两位刘妃和进了冷宫一样。因为神宗帝晚年只爱一个郑贵妃，若王皇后、王贵妃（诞太子常洛者）一年中在元旦朝见一回。此外逢到什么佳节，或宣王皇后赏节，帝后同饮几杯，余下就不常叙面。好在两宫李太后、陈太后已先后崩逝，神宗帝没了管束，越发比前放肆了。

那天神宗帝酒醉，扶了郑贵妃一步一颠地回到玉楼。恰好碧茵姑娘纵进宫墙来，在玉楼的窗槛上倒身下去，正对着神宗帝所坐的地方，碧茵姑娘见了仇人，眼中几乎冒出青烟，便拔出了宝剑飏的一剑刺去，直戳在神宗帝的胸前，血光飞处，神宗帝斜倒椅上，喊也喊不响了。郑贵妃方背身立着，内侍宫人眼见着白光一耀，神宗帝冒血而倒，便一齐嚷了起来。

郑贵妃吓得回身不迭，众人慌乱着把神宗帝扶起身来，早已双眼发呆、气息奄奄。胸口的鲜血还是骨都都地冒个不住，一把宝剑寒光闪闪地落在地上。郑贵妃浑身不住地打战，叫嫔妃们帮着将神宗帝的衣襟解开，只见前胸深深地一个窟窿，把内侍宫人都看得吓呆了。郑贵妃泪流满面地说道：“你们呆着做甚，还不快去请太医院来替皇帝诊视么？”内监们如梦方觉，两个内侍抢着去召太医，郑贵妃又命宫女去报知王皇后及各宫嫔妃。不一刻太医来了，王皇后和王贵妃并六宫嫔妃陆续到来。太医诊过了脉搏，知道脉已下沉，



看来不中用的了，便屈着半膝，老实禀知了王皇后。皇后和六宫嫔妃听说皇帝已危，个个娇啼婉转地泪珠纷纷滚滚都哭起来了。大家哭了一会，还是王皇后有主意，忙令司礼监王进传出谕旨，召集左辅宰相、六部九卿等，火速进宫商议大事。

王进带跌带跑地赶出宫去，在侍事处选了一匹快马，往各大臣的私第一一去通知了。王进事毕回宫，大臣如方从哲、朱赓、赵世卿、越嘉善、赵兴邦等，已先后入宫。那时太子常洛、皇太孙由校也立在旁边痛哭。神宗帝已不能说话，只拉着太子常洛的右手、宰相方从哲的右手点头示意，两眼就往上一翻双脚一挺，呜呼哀哉了。王皇后、皇太子、皇太孙、嫔妃、大臣无不痛哭失声。方从哲便收了眼泪朗声说道：“皇帝既已宾天，咱们一味地恸哭也不是事体，大家且议正事要紧。”众臣听了，都各止哭。由方从哲领头共至华明殿上，先拟草诏，传位与太子。又草了正位的诏书，以便颁布天下。

诸事方毕，天色已经破晓，方从哲命司仪处在奉天殿上撞钟擂鼓，召集各部官吏，一面扶太子常洛登位，是为光宗皇帝。改明年为泰昌元年，追尊神宗帝为孝显皇帝，庙号神宗。晋王皇后为孝端皇太后，生母王贵妃为孝靖太后，郑贵妃晋太妃。册妃郭氏为皇后，侍嫔李雅云为庄妃，李飞仙为康妃，刘嫔人为贵妃，赵氏为选侍。封方从哲为太师左国柱、摄行丞相事，赵世卿为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，赵嘉善原任兵部尚书、兼任文渊阁大学士，加少师衔，朱赓为谨身殿大学士，赵兴邦为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。又擢左光斗为都御史，给事中杨涟为吏部侍郎。下诏免人民赋税，罢



神宗时弊政。又下谕停止采取矿税，罢江浙织造局，罢云南采宝船，停止山西采人参等，百姓免其充役。

诏书颁发后，天下欢声雷动。大家以为新君登极，旧政革新，天下颇有望治之心。哪里晓得这位光宗皇帝别的都不差，就是好色太过。他那两个妃子，一个庄妃，一个康妃，庄妃称东李，康妃称西李。西李便是李康妃，出落得玉肤花貌婀娜多姿，光宗帝十分宠幸。其时的孝端皇太后、孝靖太后又相继崩逝。郭皇后又病歿。光宗帝因丧母丧妻，悲伤过度，就此染起病来了。那郑贵妃虽晋了太妃，心里还是不足，又见孝端、孝靖两太后逝世，满心要想做太后。李康妃也为了郭皇后已死，自己想光宗立为皇后。一个想做太后，一个想做皇后。两人都一想尽愿，暗暗地结连了魏朝，从中设法。

魏朝在光宗帝在东宫时已经侍候有年，很得皇上的信任，于是在光宗帝面前竭力替郑贵妃和李康妃进言。光宗帝还算明白，对魏朝说：“先帝未曾立郑贵妃为后，这时遽然晋为太后，朝臣不要议论吗？”魏朝正色道：“陛下但宸衷独断，臣下何能强回圣意？”光宗帝没法，又被李康妃在耳畔絮聒着，一时打不定主意起来。只得扶病临朝，把立郑贵妃的谕旨先行向大臣宣布过了，命阁臣颁发。宰相方从哲本来是个混蛋，晓得什么的纪纲仪礼，正要把上谕缮发，恰好侍郎孙如游听得这个消息，忙来见方从哲道：“某闻朝廷将晋郑太妃为太后，相公意下怎样？”方从哲答道：“这是上命下来，自然只有照办。”孙如游变色说道：“相公不顾现在的声名，难道并后世的唾骂也不顾么？”从哲诧异道：“皇上有旨，干某什么事？”如游大声道：“郑贵妃为先帝宠



妃，未见册立为皇后，今上无端晋为太后，朝廷封典，从此堕尽，名器也滥极了，还做他什么鸟官，大家只鸟乱苟且一回就得了。况公为当朝首辅，这事相公不谏谁来多嘴？后人不是要骂相公么？”方从哲听了恍然大悟，向如游连连作揖道：“多承见教！某即刻入宫去谏阻，公等可联名上本就是。”孙如游大喜，辞了方从哲，当夜草奏，次日进呈。

光宗帝那道尊郑贵妃为皇太后的手谕虽已下了，心上不由得懊悔起来。又被方从哲面陈历朝制度，谓未有妃子在隔朝进尊太后的，开立国所无之例，将为后世讥评。光宗帝见奏，心里越觉不安了。第二天侍郎孙如游、御史左光斗、尚书孙永高等又纷纷上疏，请晋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立即收回，方从哲又把那道谕循例封还。郑贵妃自迫着光宗帝下了晋太后的谕旨，便天天伸长着脖子希望着内阁发表。

一天过了，消息沉沉。接连了十多天，影息毫无，郑贵妃有些不耐烦了，令魏朝到内阁中来打听。方从哲说道：“皇上现拟收回成命，所以不敢宣布。”魏朝听了，忙去报知郑贵妃。郑贵妃含怒道：“天子无戏言，怎么中途可以变更的？”于是又来见光宗帝，把方从哲的话向光宗帝质问。光宗帝也不回答，只把孙如游等的奏疏一古脑儿递给那郑贵妃。郑贵妃看奏牍中无非是说些祖宗的成规、朝廷的礼仪，每一句都打着郑贵妃的心坎，不禁老羞变怒，把奏章一抛，便气愤愤地回宫去了。

那李康妃见郑贵妃的事成画饼，自己的当然也不能成为事实，眼见得这皇后是别人的了。大凡女子的量器最小，民间的正室和簪室常有许多的争执与区别，簪室往往想扶做正室，都是为的名分关系。如今堂堂一个皇后谁不想染指，就



是李庄妃也未曾不想，但没有李康妃那样热烈罢了。康妃要做皇后，她除了百般地献媚光宗帝外，没有第二个妙策。光宗帝本是好色的。又兼宠爱李康妃，虽在病中，于床第间欢爱仍然没有少减。一个人在患着痼疾的时候又要淫欲，到底是人身，能有多少的精神？因此不到两个月工夫，光宗帝的病症日渐沉重起来。看看一天不如一天，大臣多劝光宗立储。

其时的皇长子由校已很长，光宗帝自己晓得病入膏肓，下谕立皇子由校为太子，即日正位东宫。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一枚，谓能治不起的绝症。光宗帝巴不得病愈，便吞了李可灼的红丸，第一次果然略有起色。等到第二丸再进，光宗帝当夜就觉头昏眼花，忙召左柱国方从哲、大学士杨涟、御史左光斗等吩咐后事。及至方从哲等进宫，光宗帝已舌头不下言语含糊，只手拍着太子由校，连说几个“唉！唉！”就此气绝驾崩。

方从哲等正要扶太子正位，回头不见了太子由校。从哲吃了一惊，急同杨涟、左光斗等去寻那皇太子时，却被太妃郑氏拦去。那郑贵妃的意思是要大臣拟遗诏的时候，诏中谕令尊郑贵妃为太皇太后，把她的名分定了，才肯放太子由校出来。方从哲等又不好进宫去搜，又不敢擅自专主，真急得走投无路。御史左光斗便给郑贵妃道：“太妃的要求廷臣自当照办，但不见太子怎可定得遗诏？必由太子出来亲自署名，这诏书方得有效，然后颁发出去，天下应无异议了。”郑贵妃究竟是个妇人，不知左光斗哄她，就领着太子由校出来。

左光斗一眼瞧见，乘郑贵妃不防一把拖了太子便走，口



里大叫道：“方太师！杨尚书！速即太子登位，早定大事要紧。”杨涟、方从哲等应声出宫，大家一哄地拥着太子出宫，郑贵妃方知受欺，忙叫魏朝、魏忠贤、李进忠、王进等一班阉竖上前来夺。抚远侯朱靖攘臂大喝道：“谁敢夺太子的，俺就请他尝尝拳头滋味。”话犹未了，王进就一个上前，吃朱靖飞起一脚，把王进直踢到了丹墀下面。李进忠继上，也被朱靖打倒。魏朝和魏忠贤乖觉，见朱靖是武将出身气力又大，谅是争不过的，各自缩回去了。还有那些附和的小太监见魏朝、魏忠贤退下，他们怕吃苦痛，也就一哄地逃散了。朱靖见众人不来追夺，不由得哈哈大笑道：“俺在战场上千万军马也不怕，何防你们几个小丑。”说罢就踏步走出去了。

那方从哲、杨涟、左光斗等一班大臣已扶太子由校正位，是为熹宗皇帝。改明年为天启元年，追尊光宗帝为孝贞皇帝，庙号光宗。尊谥郭皇后为孝元皇太后，郑太妃由太皇太妃，李康妃、李庄妃、刘贵妃一例尊为太妃。册立张氏为皇后，又封方从哲为上柱国，晋太师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，加伯爵。左光斗为吏部尚书，加少师衔。杨涟为礼部尚书，随同首辅入阁办事。以朱靖为成国公，赵世卿、赵嘉善均授为供奉大臣，赐紫金玉带，得封章白事。又以史继阶为吏部侍郎，沈淮为右都御史，贾继春为左都御史，王永江为大理寺卿。大赦天下，免各郡厘税。

当光宗登极时大革弊政，罢采运等工程。人民都赞他英明，怎奈在位不久。万历神宗皇帝在位苛刑暴敛，百姓又嫌他太久（神宗在位凡四十八年，不临朝政者二十五年，内外蒙蔽，人民怨之。光宗帝英明神武，在位不满四月，人民



颇为悼惜)。好的皇帝，寿便不永，这也是明朝的气数将尽的缘故。

那时熹宗登位，正大封功臣颁发遗诏的当儿，忽然内监来禀道：“太皇太妃自缢了。”众大臣都吃了一惊，熹宗尤其是不悦。因他第一天登基就闹出这样的事来，不是太不吉利么？原来郑贵妃想做皇后不到手，太后又成皇饼，所以气得自缢了。当下熹宗帝下谕，令将郑贵妃照平常妃子例安葬了，并颁旨葬神宗帝后于定陵，光宗帝后于庆陵。梓宫起行时直出中门，绕东安门，过西直门，再出德胜门达于陵寝。那时熹宗帝亲自扶了梓宫，遍体缟素，步行相送。朝中王公以下文武辅臣，一例青衣素冠，执紼随驾。灵车所经的地方，人民都香花灯烛迎祭光宗皇帝，对于神宗帝却连神位也不供设。君民的情感由此可见一斑了。

熹宗帝葬了两朝帝后，把光宗帝的庄妃（东李妃）、康妃（西李妃）一并令迁入啁鸾宫。这啁鸾宫是最冷僻的地方，庄妃和康妃两人孤帏寂处，悲感欲绝，后来便酿出极大的秽史来，后话暂且不提。再说自熹宗登位，那客氏是熹宗的乳母，当然要欣膺荣封了。熹宗便亲书铁券给客氏，进禄为奉圣夫人。魏朝和客氏有密切关系，由客氏将魏朝引荐熹宗。熹宗帝因魏朝对答如流，善侍色笑，命他掌了司礼监。魏朝又带引魏忠贤觐见，熹宗帝不问好歹，命魏忠贤留在宫中侍候。

这魏忠贤是明朝宦官中的巨擘元恶，做书的应该把他的来历叙述一下。忠贤本姓刘，名进忠，是肃宁县人，性很聪黠，就是目不识丁。以是专政的时候，奏牍须请人读给他听，再讲解一番，才能酌夺。读奏牍的人把紧要事都抹去，



弄成以奸蒙奸，因此断送了大明天下。忠贤又好嗜酒、精骑射，也很有胆力。弱冠时和人赌博，亏负太多了，索债的户槛皆穿。一天众债主把忠贤困住，要他偿还负金。忠贤急了，持刀解衣把肾囊割去，掷众人的面前道：“你们要咱的命拿去！”吓得那些债主一个个抱头逃走。从此以后，大家不敢和忠贤要钱。忠贤割去肾囊，便去投在沈淮的门下做一名亲随，沈淮又把他改名忠贤荐与魏明。

这时魏朝掌权，忠贤也做了熹宗的近侍太监。那魏朝仗着宠信，和客氏双双飞宿，毫不避人的耳目。日子久了，熹宗渐渐知道，索性下一道上谕，钦赐客氏和魏朝成婚。这样的一来，廷臣都骇诧万分，又不敢上疏阻谏，只大家嗟叹一回罢了。到得客氏魏朝结婚的一天，阖宫宫侍内监纷纷地向客氏道喜，羞得个客氏红霞上颊，只是掩着口微笑。不一会儿，司礼高唱吉时到了，由宫女扶了客氏，内监拥着魏朝，在光华殿上双双交拜。正在兴高采烈，忽然后宫失起火来。要知后宫怎样失火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八十九回 君臣不识丁邻邦腾笑 妃嫔尽受娠今古奇闻

摇摇巍巍的高楼都被无情的烈火燃着了，却照得内外宫殿到处通红。火光熊熊中夹杂着必剥剥的爆烈声不绝，喊声和啼哭声闹成了一片。只见黄瓦朱檐、金碧交辉、画栋雕梁的殿庭一座座地坍倒下去，一霎时化做灰烬了。这时宫中的内侍宫人大家豕突狼奔地乱窜，中殿、内殿的侍卫忙着提桶搬梯奋力地扑救。一会儿外殿侍卫也赶进来了，还有五城兵马司、殿前指挥等，督着御林军帮着来救火。到底人多手脚快，一座火城似的宫殿渐渐被水灌熄了。熹宗帝却立在琴台观看，一迭连三地叫内监去救人。那些内监自己也慌了手脚，还会救什么的人。幸得一班侍卫猛勇，在火中抢救宫人，多半从火窟中拖出来。

火势熄灭后，总管太监王安颤兢兢地前来禀道：“宫殿各处都无恙，只一座哆鸾宫烧毁了，两位皇太妃不知下落。”王安说罢，不住地叩头，似恐怕熹宗要见罪，俯伏在地上不敢起来。谁知熹宗帝反笑嘻嘻地说道：“康太妃和庄太妃都没有影踪么？倒是烧死了的干净。”王安听了，真觉出人意外，反弄得瞪着眼说不出话来了。魏忠贤在旁说道：“这时还乱哄哄地，或者有不曾查到的地方，王总管宜再去查勘它一下才好。”熹宗帝点点头，王安乘势起身，出殿查询去了。

原来哆鸾宫的火起，是李康妃放的火。康妃的纵火，起因在刘昭妃（秀华）的失踪。当神宗皇帝被刺时，碧茵姑娘趁乱负了昭妃飞奔出宫。在这乱纷纷的当儿，竟没人留心



到那个昭妃。晋妃虽是知道的，昭妃是她妹子，别人不追究，她怎肯说出来。其中还有一个人晓得昭妃失了踪的，就是那李康妃。其时康妃做着东宫选侍，对于宫中的事倒极其留神。神宗帝临终，东宫太子（光宗）率同妃子选侍都来侍候，李康妃也在其内。她举眼一瞧，神宗帝诸妃中独不见了昭妃。及至光宗嗣位，康妃将这话向光宗提起，当即追查昭妃，晋妃（刘秀媛）怕累到自己，就畏罪自尽了。后来昭妃的近身宫侍讲出来，在昭妃失踪的前一天，有个女贼（指碧茵姑娘）从屋檐上跳下来，和昭妃、晋妃密谈了半晌。

第二天神宗帝遇刺，那女贼乘乱负了昭妃走了。李康妃听在耳朵里，暗赞那女贼的手段敏捷。光宗帝驾崩，李康妃失势，被熹宗帝贬她居了啁鸾宫。这康妃是快乐惯的，叫她怎能过得寂寞的日子。不多几时，和外殿的侍卫官邹元龙发生了暧昧情事。因康妃迁宫时，元龙在旁督领内监，与康妃不免眉来眼去，两下就勾起情来。是夜邹元龙恃着他飞跃的本领偷进啁鸾宫中，和康妃私聚。康妃是个水性杨花的少妇，正苦着孤嫖独抱，一见了邹元龙好似枯鱼得水，恩情自倍逾常人。但每天终是这样偷偷摸摸地似嫌太不爽快，由康妃生出一个计较来，叫邹元龙在啁鸾宫内纵起一起烈火，两人乘此机会，一溜烟逃出宫去了。只苦了那个李庄妃，同她的七龄幼女一齐烧死火中了。

那时的魏朝和客氏既成了正式夫妻，两人自由出入宫禁，在宫中终是伴着熹宗帝游乐。那个魏忠贤在旁边渐得熹宗帝的信任，几乎夺宠魏朝。忠贤又密求牛医，替自己补好了生殖器，和常人一般地能够伸缩。这补肾的法儿，是用驴



肾削去前后，取它的中心，由魏忠贤窃了宫中的鸾胶把驴肾胶结起来。这鸾胶为外邦所进，以胶接物并无裂痕，与天生成一样的。忠贤接好了生殖器，也知痛痒。据医生说，还能养育子女，就是忌酒罢了。由是忠贤得间便勾引客氏，客氏见忠贤年纪比魏朝轻，面貌又比魏朝漂亮，就恐他无须眉气，和初遇魏朝时同一心理。忠贤知道客氏必疑自己是个阉寺，所以不大亲热。一天清晨，客氏在后苑灌花，被忠贤从背后蹑足上去一把搂了柳腰便走。客氏正待叫喊，回头见是忠贤，也就忍住不喊了。

忠贤将客氏抱到牡丹亭上，客氏带喘带笑道：“俺当是谁？却是一个赚背贼。”忠贤也笑道：“咱哪里是赚背，这叫做赚面。”说着勾住客氏的粉颈甜甜蜜蜜地亲了个嘴儿。客氏吃吃笑着，一手掠那鬓丝，低低地说道：“雌鸡儿也想化雄么？”忠贤涎着脸，歪着头颈、斜睨了眼睛拍拍胸脯道：“你当咱不如魏朝吗？”说时按倒客氏，初试他的利器。客氏在忠贤的背上轻轻打了一下道：“你们这班阉竖，原来都是冒充的。”忠贤笑了笑道：“谁不是冒充？魏朝那厮还聚妻子咧。”客氏瞟了忠贤一眼，于是两人又笑谑了一会，各自散去。

从此忠贤和客氏打得同火般地热，转把魏朝抛撇在一边。熹宗帝也亲近忠贤，渐疏魏朝。熹宗帝每天临朝，忠贤便立在龙案旁代熹宗帝裁答。这位熹宗帝自幼便不喜欢读书。神宗帝立太子，光宗帝已二十二岁，第二年就诞熹宗。熹宗帝到了十岁，神宗帝只昏昏瞋瞋地躲在后宫寻欢作乐，哪里想得到皇太孙的读书问题。光宗帝自己还在武英殿就讲筵，也没有功夫去顾儿子。幸得郭妃想到，入奏神宗帝，令